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23)



应崇福

『那个名为中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国』

——应崇福回国途中的一封信

应崇福(1918—2011)

超声学家。生于浙江宁波，长在湖北武汉。1948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被迫滞留美国，遂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丘尔教授(Rohn Truell)的金属研究实验室工作，从此与超声研究结缘。此后4年间，他先后完成3篇超声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固体中的超声散射》堪称经典之作，数十年后还不断为该领域研究者所援引。1955年底返回中国。次年3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此后致力于超声的应用普及和理论研究工作，几经波折仍初衷不改，开山创业，成果丰硕，为国内外学界、业界所推崇。先后被授予4项国家级科技奖项，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5年11月底，应崇福谢绝美国师友挽留，由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12月12日，在船行近菲律宾的时候，他写下了这封给美国实验室共事的丘尔教授的信，讲述旅途见闻并申述自己回国的原因。

如今，重读这封信，其中朴素真挚的爱国情怀和一心向学的书生意气，值得后人认真揣摩、努力学习。

亲爱的罗恩：

在我离开旧金山之前寄来的两封信均已收悉，非常感谢！读信之时恍如昨日，但此时我已与旧金山远隔七千英里重洋，且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重游旧地。这七千英里犹如无法逾越的天堑。但愿有一天我还能回来吧！

与我同船回中国大陆的成年人中，有十人左右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一位叫陈能宽(N. K. Chen)的你可能认识。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及西屋电气服务，在滑移带(slip lines)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工作。我在离开之前，听说他开始和齐纳(Clarence M. Zener)一起从事极低频内摩擦(internal friction at very low frequencies)方面的研究。(顺便说一下，对于科学领域之外的话题，他的观点总是和我颇有分歧。)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小孩。除他外还有另一对夫妻带了两个小孩，因此我们作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一起消磨了很多时光，聊天、打牌、会饮、玩乒乓球，接着是更多的聊天。我属于话少的人，但即便如此，在船上的这17天里，我说过话可能比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三个月还要多。我了解到一些之前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听到一些此前未曾接触过的观点。我之前的生活圈子还是太狭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一度获得认同。毫无疑问，前方的道路充满曲折。

有那么两三天，正值我伤风感冒的时候，海况不大好。除此之外，船上时光相当宜人。一路风平浪静，饮食丰洁，船员细致周到。沿途停泊各港，我们往往尽兴观光，尤其令人流连忘返的是檀香山。在那里，我品尝了一种里边盛着酒的椰子，结果醺醺欲醉，然后我还得去拜访当地一户人家。这家有一个女儿在彭布罗克(Pembroke)作研究，可是那天她不在檀香山，我也不知道她的家人对我观感如何。稍后，在瓦基基(Waikiki)海滩游玩时遇到风浪，所乘小艇覆没，我们不得不拼命逃生。我们在东京游玩也很开心——唯一的遗憾是时间太短(船在横滨只逗留6个小时)，我们不得不一路狂奔。我们一行当中有好几个人买了日本相机，它们的确是物美价廉。有两人买了光圈值1.5的佳能相机，每部大约180美元；另有一人买了一部光圈值2.8的同品牌相机，只用了大约110美元。后者在功能上与前者无甚差别。它们在仿制徕卡相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两项特别好的功能。我只买了一个5美元的三脚架。(相机是免税的，而且很多店铺的售价低于定价。)

此刻，船正驶向菲律宾群岛。早晨我们曾远眺台湾岛。明天我们将抵达马尼拉。我知道我们上岸的可能性很小。天气再度转热。

在檀香山的时候，我曾将最后部分的报告草稿寄给安妮塔(编号#2 DA 3650)，想必她已收到。从檀香山到东京的路上，我努力想写出一篇可供发表的论文初稿，可惜未能在抵达东京前如期完成。在船上工作总要面临诸多考验。在不必熬夜写作或苦读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很好；一旦你试图做这些工作，炼狱式的体验随之而来。在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我深受感冒之苦。无论如何，我写下了大部分所知所想的内容。随函附上草稿一份，希望它能对你有帮助。我寄回了所有的数据表格，因此你那现在已经在具备我离开之前和稍后的所有

数据。我很遗憾，将这些数据组织起来完成用于出版的论文，这一棘手工作将不得不由你来承担了。如有任何问题，请务必写信给我，不必迟疑。我将尽可能给予回复。我抵达中国后就给你写信。

请转告安妮塔，我很高兴在东京收到了她的信，并感谢地向运输部门咨询电源转换器的事情。还请向实验室所有同事转达我最真挚的祝愿！我会把他们记在心里。在船上，我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包括研究铜单晶的所有论文工作。与之相关的所有同事的资料都保存在其中，一点都不打折扣。

并向你的家庭致以诚挚祝愿！

你诚挚的，  
应崇福

又及：(我还想谈谈最近以来的一些感受，并表达某些观点。我现在愿意谈这些的原因也将随后给出。请你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再来读这一附件。其中传达的信息并不急迫。)

毋庸赘言，我是如何不愿意离开你的实验室。因为在这里，伴随着你的指导和合作，我夜以继日地奋斗，并乐在其中。我在法恩斯沃斯教授(H. E. Farnsworth, 1896—1989)那里固然获益匪浅，但在你的实验室里，总是会有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能给一个人提供提升自我能力的机遇。更不必再说，我是多么不愿离开你的团队，特别是在席上品尝龙虾美味的同时深入了解你的人生哲学之后。

按理说，很难找到理由让我离开你的实验室。在这不多的理由当中，有一个你大概知道，就是那个名为中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国。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这个国家急需服务。我并不觉得美国尽善尽美(恐怕在别处也不会)，但是我的确赞赏这个国家的许多东西。人类总是要向高处发展，美国进步了，中国也同样要进步。所以，既然我能够在美国为人类进步服务，那么在中国也一样可以。而且，如果我没错的话，比起在美国，在中国工作，我能更有效地为更多的人服务。中国专家很少，用于吸引专家的财富也很少，而且有着许多棘手的难题。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回去直面这些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去为这个所谓“上帝都禁止”的国家服务呢？并且，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不能独立自主，整个世界都将无法保持纯洁的良心，无法维持持久的和平。

我希望上面这些话不致于让你烦恼。我把这些话写出来，是想在自己淹没在“帷幕”之前，把自己说清楚。在进入“帷幕”以后，不管我说什么，人们都会疑惑那些话是出于我的意志，还是受制于某些规则。上述所有的语言，都是我真心话。也许，我有些太乐观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别无选择，只能去冒险试一试、看一看。否则，我将无法做任何事情。

我这样写，好像我是超人。事实上，我远没有那么强大，作这个决定，不是没流过眼泪。多少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幼稚了？会不会付出太多的牺牲却徒劳无功？(我已经放弃了许多，比大家所知的要多得多。)虽然我知道，既然决定了，就不应该再后悔，但现在经常难免会软弱下来。我多么需要有你这样的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从船上后，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即将面临的困难。如果这些在两个不同世界呆过的人都作如是想，那么一直待在中国的人会怎样呢？他们终其一生，都只经历一种生活方式，用于单一角度看待问题。)我爱我的国家，同时我也爱整个世界！我相信我能齐心协力，在正常情况下走向至善与和平的未来！

写于威尔逊总统号舟中，菲律宾群岛附近 (注：原信为英文，写于1955年12月12日。中文译文及照片均由北京科技大学讲师王传超提供)



在布朗大学留学期间的应崇福

有感③

那独特而朴素的情怀感动了我

应崇福先生是我国著名超声学家。他留学美国，最终回到新中国，为我国超声发展作出许多重要的贡献，“上德若谷 声超穹宇”可谓他一生的写照。在归国途中，他给美国的罗恩·丘尔教授写下这样一封信，其中流露出的感情真实朴素，令人动容，也令我禁不住好奇这种朴素的、独特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如何形成的。

“朴素”是我从字里行间得到的最深感触。先生在信的最后部分向丘尔教授讲述自己回国理由时写道，除了因为中国是祖国，更因为“为人类服务”这一目标。由于中国处于落后的境况，所以先生认为回到中国他能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从中可以看到，他忠于自我，并不是单纯地随波逐流，而是忠于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理想和信念。“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以这种气势与精神追求“纯洁的良心”和“持久的和平”，既体现出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又映衬出一个追求“良心”与“和平”的朴素形象。这些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先生真实的心声，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说应崇福先生“独特”，这是相对于历史同期类似人物来说的。相比于同期归国的其他留学生，先生归国的心路历程有所不同。因诸多因素限制，他未能参加留美科协为争取留学生回国所组织开展的多种活动，因此他作出回国的决定可以说主要是自发的。这就决定了他在思想状态上与同期归国的大部分留学生有很大差异。信中隐隐地点出了当时船上交流过程(与其他归国留学生)中的思想碰撞以及他所受到的触动。他对此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更清晰地认识到即将面临的困难。如果这些在两个不同世

有感④

别把科学家推上神坛

读完应崇福先生在归国途中写的信之后，除了信中可以感受到的赤诚之心以外，我更深刻的感受来源于信的脚注(本报限于篇幅，未能刊登原译者的脚注——编者注)。它给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别的，而是思考——我们对科学家的要求是不是过于苛刻呢？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也迎来了一波留学生归国热潮，这些留学生很多都是后来极为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回国无疑是因为对祖国怀着满腔热情，做的都是不求回报、只求强国的准备。我们宣扬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他们祖国的热忱报以最深的感动，但我们却似乎习惯了他们的无私，习惯了他们的不求回报，于是我们逐渐将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当成了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

当我们过着不错的生活、有着参差不齐的道德水准时，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要求那些为国家富强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一定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呢？在人们心目中，科学家似乎就应该贫困潦倒，就应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

即使应崇福先生在回国之前纠结过一些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但他还是选择了走这条路。他选择了那么平坦舒适、无法预知未来的道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人，也会考虑、也需要经营自己的生活。他知道回国之后道路不好走，但是在纠结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报效祖国，他甚至还说，他不会后悔这个决定。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这难道不是已经足够被我们尊敬了吗？

在信中，应崇福先生还提

界待过的人都作如是想，那么一直待在中国的人会怎样呢？他们终其一生，都只经历一种生活方式，只会用单一角度看待问题”。能够在稍显偏激的氛围中保持中立立场，不放弃尽量客观看待事物的努力，爱国但并不就此完全否定敌人也有需要学习之处，这也是我评价应先生“独特”的原因。

这种独特的精神是我所尊敬应崇福先生的地方。他忠于“真我”，他所表现出的精神和作风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密切关系的，这种独特有坚实的基础，是坚不可摧的。他那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来源于抗战时期的经历，他先后在华中大学、西南联大读书求学，几经辗转，深感国家落后带来的屈辱，极力想让“中国也同样要进步”。另一方面，他对美国的观点来源于在美求学的经历，如信中所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丘尔教授等同事的关怀，这些关怀给先生留下了温暖的印象。而这种对美国友人的情谊并没有被“文革”摧毁，应崇福先生在晚年提到那些满含温情的往事时还是难以忘怀。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怀念与感慨：“我对美国人的印象很好，他们想得那么多，真的。尤其后来，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民族之间的文化有多么的不同。”他忠于自己真实的感情，这是一种博大情怀，也是我尊敬的地方。

历史斑驳复杂，个人仿佛一叶扁舟。读历史，不仅是科学史，都让我感受到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在历史中的渺小，但也有例外，应崇福院士虽没有波澜壮阔、动人心魄的故事，但他那独特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如他细腻的为人为人，深深感动了我。

(段鑫淼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

有感①

科学家的抉择

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在其一生中总要面临着种种抉择。其中一种抉择，便是科学家究竟属于哪里——他们是应追求科学的进步、静心研究学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还是应努力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

说实在的，我也曾不清楚该如何抉择，假如自己将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话。幸运的是，在老师的课上，我找到了答案。在一节课上，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这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完美解答。在应崇福先生的信中，我看到了他的抉择。同时，他的经历也完美地体现了这一句话。

应先生在归国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之

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国，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爱国情怀产生敬仰。而这绝非应先生一人，就信中可知，与其同船归国的留学生便有好几位。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无私。但对于选择优良科研环境的科学家，我们也绝对无权指责(科学家追求的是科学，在有限时间内，任何人都能够在路上走得更远)。

应先生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家有自己祖国的观念。而同时，他也不是与美国相关的一切完全断绝联系，相反，他仍然与自己在美国的团队保持着友谊。他在离开前曾由于自己工作团队的计划未完成，而延迟了归国旅途两个月之久。这足以体现一个科

学家的操守——绝不会由于国界而放弃自己在他的义务。

从信中，我们既看到了先生的依依惜别之情，也了解到先生的回国决心。这是他所秉持的信念。从中，我们看到了科学无国界。虽处于不同国度，但均是人类中的一员，科学的交流不会被国界所阻断。先生的科学交流跨越了国界，但在国家需要的情况下，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国，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无疑，先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如果我要走入科学家的世界，也定然会向先生学习。

(胡肖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有感②

驻足当下 家国天下

培养不出大师？

作为一个刚入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我对学校生活的感受便是我们缺少激情，那种去做事的激情。导师对我们现阶段的学习基本都是说，培养广泛的兴趣，找到真正自己感兴趣的和适合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然是没有错的，可是和以前像应崇福先生这样的科学家相比，我们确实少了一种激情，那种为了某种信仰而奋不顾身的激情。

作为新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我们接受了中国已经很强的教育，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也更应该了解到中国的不足之处，

而我们这些学子更需要有家国天下的情怀。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被欺辱的时代，但我们也应该驻足当下。战争期间，许多青年为了祖国解放选择了科研；新中国建立之初，许多青年为了国家发展选择了科研；而今天，我们为了祖国更加强大选择了科研。我们不仅仅有兴趣，我们更需要信仰——能让你义无反顾的源泉。就像应崇福先生那样，回到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并付出他的一生，那一定是有一股强大的信念在支撑他走下去。

我们是强国一代，是实现中国梦的助力者，是新时代下万千学子的代表。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但却面临着新的

挑战，美国向我们发起了贸易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一直不断，等等。我们不应是安逸的一代，而应该是激情洋溢的一代。我们需要负起更多的责任，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国科大的一分子，我们拥有丰富的校园生活，拥有许多超越其他学校的资源，拥有我们学校特色的学业制度。因此，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虽然我们已不处于应崇福先生的时代，但我们需要他的精神——驻足当下，家国天下！

(刘志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